

游 離 在 男 人 股 掌 間 的

天下第一美女

西



施 英 雄 之 淚



董云卿 ◆ 著

一個周旋於虎狼之隙間的柔弱、善良、嬌媚絕色的女人。
一首盪氣迴腸，哀婉淒美的愛情悲歌。
一場充斥著陰謀、仇恨、貪婪和血腥殺戮的戰役。
一幅彌散著淫蕩、靡亂、肉慾和獸性的腐爛畫卷……



特價閱讀

159元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西施·英雄之淚：游離在男人股掌間的天下第一美女／
董云卿著．—初版．—臺北市：新潮社，2003〔民92〕

面：公分．—（絕色群芳譜；2）

ISBN 957-452-427-2（平裝）

857.7

92001948

絕色群芳譜 [2]

西施·英雄之淚

董云卿／著

1247.53
694
2

NT\$159

2003年3月／初版

〈企劃製作〉

經典人物館製作中心

出版者／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＊郵撥11803960

編輯部／台北市〈文山區〉萬安街21巷11號3F

電話(02)2230-0545＊傳真(02)2230-6118

總管理處／台北縣深坑鄉北深路3段141巷24號4F（東南學院正對面）

電話(02)2664-2511＊傳真(02)2662-4655／2664-8448

網址／<http://www.linyu.com.tw>

E-mail／linyu@linyu.com.tw

〈台灣發行〉

創智文化有限公司

地址／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巷3號4樓

電話／(02)2242-1566＊傳真(02)2242-2922

〈香港發行〉

全力圖書有限公司

地址／香港新界葵涌打磚坪街58-76號和豐工業中心1樓8室

電話／(852)2494-7282＊傳真(852)2494-7609

法律顧問：蕭雄淋律師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-452-427-2

◎本書由劉俠授權出版

I247.53
694
2

游離在男人股掌間的天下第一美女

西施

英雄之淚



董云卿◆著

西施第一部《浣紗之女》提要——

◆那獄卒跨前一步，猛地踢翻了勾踐手中的粥碗，厲聲罵道：「不識好歹的賊囚，死到臨頭，還擺什麼國王的臭架子。趴下，像狗一樣把地上的粥舔乾淨……」◆他滿是胡茬的大嘴，一下子叼住了那粒紅瑪瑙，像嬰兒似的瘋狂地裹捲著，吸吮著。一雙手不安分地向她光滑平坦的腹部、豐滿肥腴、富有彈性的雙臀進擊，漸漸地滑向了那片神祕的地帶……◆夫差究竟有多少力量，有多少精力？他竟能通宵鏖戰不怠？在他的引導下，他們一式一式地演練下去……鄭旦已經累得精疲力盡。但是她卻有一種從未經歷過的舒適，一種騰雲駕霧，飛登極樂的輕飄飄的美感。◆每當他赤裸著乾瘦的身子，騎在這些少女們柔嫩豐腴的胴體上，就變成了一頭兇悍的猛獸，又啃又咬又撕又抓，瘋狂地蹂躪踐踏，像是不顧一切地發洩著胸中的仇恨……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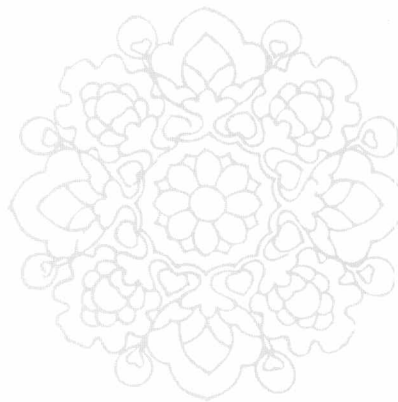
前言

先秦古籍在公元前二一三年，被秦始皇一聲令下，全都付之一炬化為灰燼，因此有關於西施的生平事蹟，也就無從考起了，現在人們知道的全靠民間傳言，代代相授……

越國古都諸暨，城南有個苧蘿山，山不高而峻，林不密而秀。山下是若耶溪，自北而南，蜿蜒曲折，溪水清澈，急中有緩，潺潺有致，淙淙有聲，似林鳥呢喃，如情人私語。

苧蘿山下，若耶溪邊，綠樹掩映著一個百十口人家的小村子，村子被溪水一分為二，溪東溪西住的都是姓施的人家。村子在苧蘿山下，就稱作苧蘿村。

二千四百多年前，就在這個苧蘿山下的苧蘿村，養育出中國古代第一美女西施，留下了許多動人的故事。



西施本名夷光，因家住苧蘿西村，村人都稱她為西施，久而久之，知道她本名的人反而變得很少。

身為越女的西施，因為美麗而背負了原罪，為了復國而奉獻自己，當勾踐完成復國大業之後，作為一個女人的西施，心裡的感受又是如何呢？她的立場又有什麼變化？歷史並沒有告訴我們真相，現在所流傳的真相，其實都是假象，有些是後來史學家的理想假設性，有些是民間的美化假設性，所以說真相是一個千古的謎題，因為西施已經沒有機會告訴我們她內心真正的感觸了……





西施 ● 英雄之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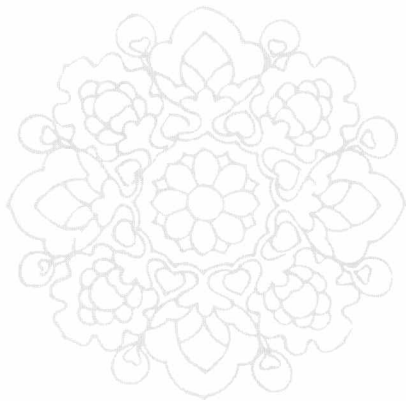
目錄

前言	五
第六章 玉露	一一

從太子友一跨進這個小院，鄭旦便從窗口看見了。她像個多年來一直守株待兔的獵人，終於逮到一隻野物，興奮得心口「咚咚」亂跳。她急忙脫去衣衫，跳下了湯池。她要在這個特別能撩人心癢的場所接待他。

第七章 靡情	五七
--------------	----

「還說什麼？事情都已經做下了，寡人今天總算知道了，



第八章 英雄

女人沒有一個是好東西，水性楊花，少情寡意。這麼些年了，寡人是如何待你的？這顆心都恨不得挖出來捧給你，可你，你……竟會不守婦道，恩將仇報，弄頂綠帽子扣在寡人頭上。我夫差半世英雄，從今後如何見人？」

……一〇一

英雄走了，一縷忠魂一步三回首地含恨散去，帶著對他摯愛的這片熱土的深深依戀之情，飛升入那渺渺無涯的太空。吳國的太陽滅了，吳國的擎天柱折了。西施心膽俱碎，淚如泉湧，只覺得天旋地轉，眼前一陣發黑……

第九章 桂冠

……一三九

太子友面向西北雙膝跪下，聲音悲愴而又淒厲地喊道：「父王，你不該不聽伍太師的忠告，不該輕信勾踐這條毒蛇，不該出師中原……」





第十章 沈淪 一八九

她的身子在慢慢地下沉，長長的黑髮在湖面上散落開來，綻出了一朵美麗的黑色荷花，就像當年在浣紗溪上被紗支纏住了雙腿一樣。不過，這一次她不再掙扎，而是靜靜地下沈著，下沈著……

尾聲 二四四





第六章 玉露



從太子友一跨進這個小院，鄭旦便從窗口看見了。她像個多年來一直守株待兔的獵人，終於逮到一隻野物，興奮得心口「咚咚」亂跳。她急忙脫去衣衫，跳下了湯池。她要在這個特別能撩人心癢的場所接待他。

—

再過五天，就是出兵伐齊的黃道吉日了。這幾天，吳國上下都在忙於調兵遣將，發放刀劍戈矛，集運糧秣軍需，氣氛緊張而又秩序井然。

夫差卻始終住在靈岩山館娃宮裏，寸步不離地守候著西施。幾天之後，他將



親提十萬貔貅，浩浩蕩蕩地殺奔中原，與齊師一決雌雄。戰場上的事，風雲詭譎莫測，最難逆料，究竟要多長時間才能凱旋歸來，是三個月、半年還是一年，誰也說不準。

他將與他的愛妃西施天涯睽違，這麼長的時間不能見面。自從西施入宮以後，數年如一日，他們幾乎每日每夜都相廝相守，耳鬢廝磨。真的是「一日不見，如隔三秋」。如今要分離這麼長時間，他真不知道自己將會怎樣寂寞和難耐。

於是，他決意這最後的幾天要好好陪陪西施，一時一刻也不離開她。

可是，西施卻突然變得麻木、冷漠，甚至有些乖戾。夫差不知道這是為什麼。這麼些年了，這個美人兒一直柔情似水，小鳥依人似的溫順。莫非是因為自己就要遠征，將她孤伶伶地撇在館娃宮裏，她害怕長時間的孤衾冷枕？還是因為她的病體未曾痊癒，身上不適以致心情鬱悶？

夫差有些惶惑。西施心中的祕密只有她自己知道。

那日與范蠡久別重逢，一席長談，就像在她那剛剛趨於平靜的心的湖泊中投進了一塊巨石，在她那剛要癒合的心靈的創口上撒了一把鹽，使她又一次陷入了痛苦與矛盾的風暴和漩渦之中。





范蠡匆匆地走後，她的心也一下子被帶走了，軀體就像一個沒有靈魂的空殼，呆呆地立在那裏。直到捷鶯喊了她多時，才從怔忡中醒了過來，一頭撲在床上，嗚嗚咽咽地哭了起來。她不敢放聲大哭，只能拼命壓抑著自己，只憋得雙肩亂顫，渾身抖動。

范蠡至今潔身自守，沒有娶妻成家，這當然是爲了她，爲了對他們的愛情忠貞不渝。

而自己呢？自己早成了有夫之婦，而且沒日沒夜地都在縱情狂歡，恣意淫樂。難道是自己背叛了那份純潔的愛情？她感到臉紅、耳熱，羞臊得無地自容。

可這是自己願意的嗎？這不是國家交給自己的使命嗎？唉！偌大一個國家，這麼沈重的擔子，爲什麼硬要壓在自己一個弱女子的雙肩上？究竟是誰背叛了誰？是誰背叛了最初的戀情？是范蠡還是自己？似乎都是，又似乎都不是。

這天夜裏，夫差從招待勾踐、范蠡的宴會上興沖沖地回來，乘著酒興，又要與她雲雨交歡，第一次被她冷漠而堅決地拒絕了。甚至當夫差在她的胸前親昵撫摸的時候，也被她猛地把手打掉了。夫差大感掃興，但以爲她病未全好，便無趣地歪在一邊睡去了。



西施卻難以入眠，翻來覆去一直折騰到深夜，才漸漸地迷糊了。可是剛睡著，又開始做惡夢。她夢見在靈岩上，不，又像是在苧蘿山上，在一叢叢的女蘿旁邊，夫差與范蠡拼命地廝殺著。夫差挺著長長的戈矛，圓睜雙眼，像一頭暴怒的獅子，惡狠狠地向范蠡的咽喉刺去。范蠡手揮鋒利的寶劍，避開戈矛，徑向夫差的頭上劈來。兩個人似乎都受了傷，臉上，手上，渾身血迹斑斑。

西施呆呆地站在那裏，心像被撕裂了一樣難受。她知道這兩個男人是在爲她而拼命，但她卻不知道自己該幫助誰，自己更希望誰能取勝。她只知道，這兩個人，不管誰受傷，不管誰被殺死，她都會感到錐心刺骨的疼痛，都會痛不欲生。

爲了兩個人誰都不死，只能她自己去死。她飛身撲入兩人之間，想讓他的長矛和他的利劍同時穿刺進自己單薄的軀體。也許自己死了，他們之間的仇恨就消逝了，就會化干戈爲玉帛。可是她沒料到，當她衝入他們中間的時候，他們同時扔掉了手裏的兵器，每人抓住了她的一條腿和一隻手，像兩條惡狗爭搶一塊肉骨頭似的，拼命地撕扯。「咔嚓」一聲，自己這個柔弱的肉體，竟被他們劈成了血淋淋的兩半。

她驚叫一聲，霍然醒來，渾身大汗淋淋，就像泡在水裏一般。歪頭看看夫





差，他看來沒聽到什麼動靜，仍在呼呼大睡。

她抹了一把額上的冷汗，身子向旁邊蜷了蜷，又昏昏沈沈地睡去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夫差照例一大早就起床了，到宮外練了一趟劍。待回來的時候，卻見西施仍睡著，被子蹬掉了，一條玉臂和半截酥胸袒露在外面。

夫差悄手悄腳地走過去，輕輕地把被子向上拉了拉，替西施蓋好。儘管動作已儘量放輕，還是把西施驚醒了。她厭煩地瞪了他一眼，一腳又把被子踢到了另一邊。

他微微笑了笑，又拉過被子，再次爲她蓋上。可是還沒等他蓋完，她又猛地一腳把被子踢掉。

「別煩我！」說著翻了個身，把頭扭向一邊，不再理他。

夫差無可奈何地坐在床邊，以極大的耐心看著她，就像一個慈祥的老爺爺看著自己脾氣乖張的嬌孫女。這種耐心是自然的，毫不勉強，毫不做作的。因爲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深深的愛做這種耐心的依託。

「愛妃，西施，這樣會受涼的，你的病剛好。」

「不要你管。」

